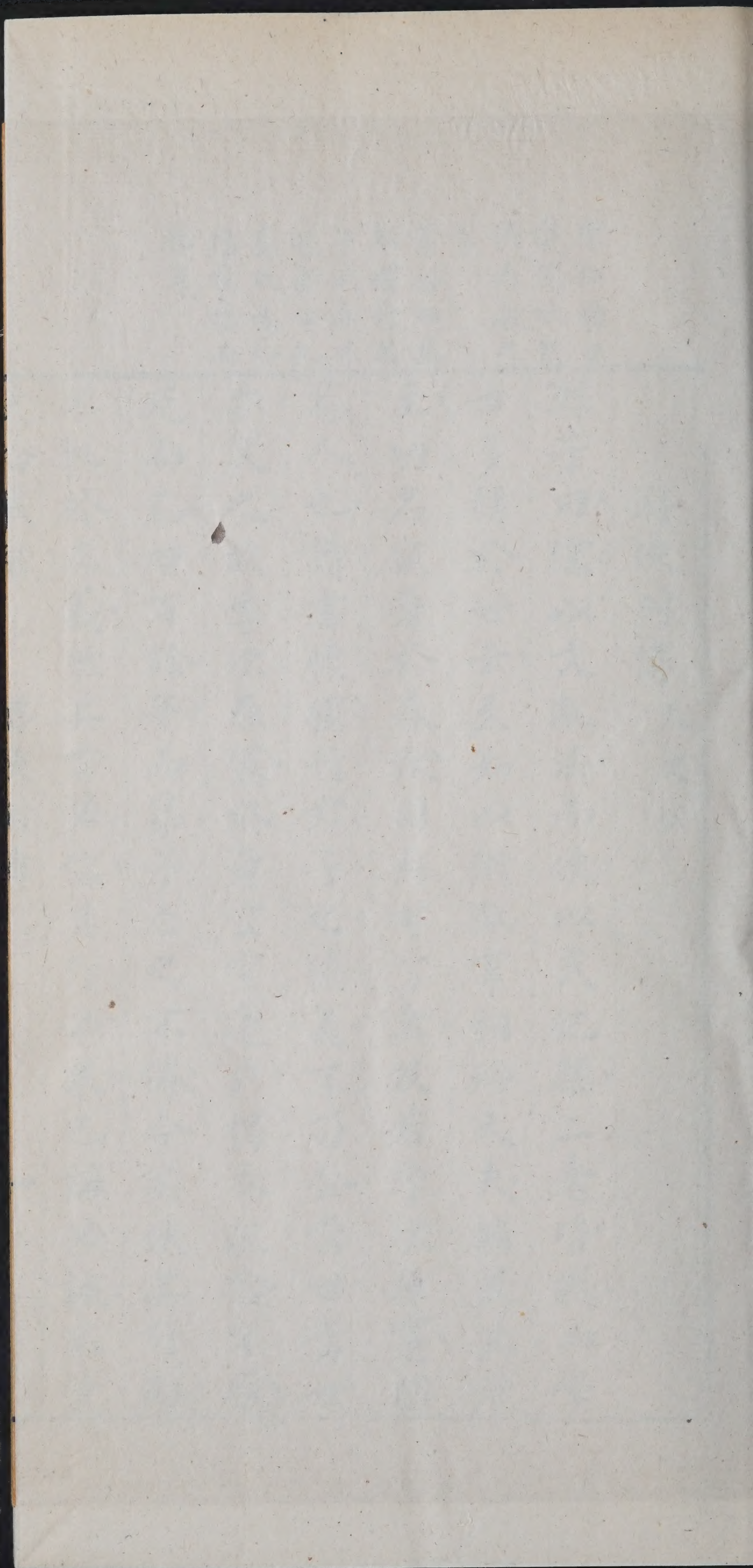


陳仁錫曰賤儒故稱俠有激之言

董份曰其稱獨行君子則亦非退處士也蓋故為抑揚發憤而作耳

游俠列傳

太史公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

陳子龍曰以下並詭言以寓憤懷

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吕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

孚坤曰太史公下腐一時更無一人出死力以救之所以傳游俠獨蘊義結胎在此

戾其徒誦義無窮繇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

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

陳仁錫曰酷吏贊亦此意

鍾惺曰此句冷而燃

軥音雊

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軥牛小牛也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

楊循吉曰專着如此冷語見孟益賢

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

鄧以讚曰解傳乃獨詳蓋史公目覩
唐順之曰一篇主意先提于此

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徐廣曰陝當作郟南郟傳云郟壯士韓千秋也紛紛復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

唐順之曰此上一段已了郭解下特詳其事乎

劉辰翁曰以誠自歸故失之若杯酒之過自不可主殺也其矯情好名如

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陰賊者內心忍害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嚼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

陳仁錫曰、俠而能弱、

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遣賊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邑屋猶言村舍巷舍也、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吾所急言情切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

陳仁錫曰、俠而不伐、

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
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
子幸而聽解解柰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
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
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於縣廷之
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
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
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

鍾惺曰帝數語聰察然衞將軍重解爲之言未可知也解禍亦在此

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衞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繇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入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

楊慎曰、此籍少公、又奇出于風聞。感慨之義、無此不名俠傳。

錄以讚曰、奏無罪怨、還是俠力、畢竟爲儒

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絶。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絶、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

兩排文曰、解下着翁伯字、見一時翁伯名重人口如此。猶武帝稱鄭莊。董份曰、明游俠不與暴豪同類。必應前語。

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

引以爲名謗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於戲惜哉

箋云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晳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棘津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代郡亦有延陵縣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幷代故有延陵之號楊愼曰延陵吳季札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旣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如淳

曰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
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索隱曰解多藏亡命
者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多在解故多持車來
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為
不中○徐廣曰按人貌榮名人以顏狀為貌者則
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
劉辰翁曰韓非子刻薄欲箝制人心術使必不得
騁而獨取俠客之義如其說難與孤憤至緩急者

人之所時有也。更自譎然。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

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不倦。卻借他說游

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

也。

鄧以讚曰。激詭之論。而以抑抗出之。似與非與似

排非排。奇態溢出。文氣特矯健甚。

鍾惺曰。為游俠昭雪得明白。正見自己推許不。

苟耳。此文人自愛其品也。

續滑稽列傳 褚先生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西門豹一章、褚子書已采入古史、今止錄五。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案東武、縣名、侯、姓也。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

陳仁錫曰。連用乳母。見當時人情趨向。口角歆羨處

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

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讁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仲長統云、還為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

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

楊慎曰乙謂讀其處而書記如一字以紀之今之書程起止也

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

孝伸曰令日金馬門正恐不免安得有避術行之此東武帝寬人之賊千載如見

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

以爲海内無雙即可謂愽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

吳弘基曰。[illegible]自立身[illegible]亦不草

爲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皋聲聞於天苟能

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ゝ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

陳仁錫曰武帝愛朔東方生所以願庇宇下也不然伏匿何處矣安取金馬而避之哉

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

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

鍾惺曰一時朴直光景猶見古風

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

吳弘基曰。王夫人一段似與上不接。

石佩青緺音瓜一音騾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

鍾惺曰自是大道理

辛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備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諸先生記繆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

吳弘基曰與大將軍之對同。亦見武帝聰明。涤察。窮治。群臣。全

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林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令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

盧下莫可躲閃

以北海太守爲水衛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吳弘基曰史取滑稽亦猶孔子之列譎諫也故資其恢諧以成經濟非但齒牙風發已也褚先生五章或感雄猜之主或寓禽荒之戒皆于至尊之前發其驩悅之氣是爲難耳若平儔燕處狎媟恣言何所不至哉此史公列序之意大矣

續滑稽列傳 終

董份曰漢興而有言高祖時已有不特一代王也

日者列傳

太史公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慱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

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

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

陳仁錫曰。亦是方內語。

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

鄧以讚曰。二篇神采在此。筆勢既奇肆。語復多精。詆刺仕流。殆入骨。可諷可嘆。

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埶。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埶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擦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錚以讚曰此後五段齊然。

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

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

吳弘基曰卜筮之中未嘗無聖人也

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于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

陳仁錫曰。亦非無心世事者。

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于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

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喝喝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士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

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使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

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子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箋云墨子曰墨子將北之齊遇日者日者謂之曰

帝以今日殺黑龍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竊恐不
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竟以不遂而
反焉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索隱曰
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縣漢興者自文帝卜大横
之後其官更興盛焉○索隱曰司馬季主太史不
序其系蓋楚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
傳○徐廣曰客旅謂之賓長官謂之正○索隱曰
按式即栻也旋轉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

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
正棊蓋謂下以作卦也
董份曰太史公雖其體務宏深然其詞極精嚴
時涉浩漫處亦微妙如龜策貨殖游俠等傳其論
議亦有出入而文則絕高矣日者傳汪洋自肆然
其間似亦有繁詞又非褚大之筆意者所記季主
自有當時舊文而褚述之耶
陳仁錫曰當是西漢才人隱論不遇而發憤于竊

位尙祿之夫故爲此言雖非太史公筆而文亦恣
肆可喜

吳弘基曰此傳諷刺有位譏切當塗體愽詞偉令
人肅然去慾正如楚辭之漁父篇讀者猶徉意遠
無怪乎六一公欲作文先誦日者傳一遍

日者列傳終

龜策列傳　太史公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

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結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

鄧以讚曰妙理精言善指不測之美

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々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絶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攘一作襄 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

吴弘基曰此一段微詞深刺

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揲音逢一作達揲謂兩手執蓍分而扐之故云揲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

之敗兆應信誠於内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畧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此傳即大卜所得占亀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兎絲上有擣蓍（擣音逐留反擣著即蘽著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

吳弘基曰
即著莖已

靈者在兎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消兎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日夜篝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

徵王道之衰

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畧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

朙其此之謂乎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一無不字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蠪伏之許氏說淮南云蚗蠪龍屬也音決王蚗當為蛈蠪音龍注音決誤也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

陳仁錫曰褚先生此

龜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臑音乃毛反臑臂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正長也爲有土之官長官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嘗蟠杆此林中

傳筆意亦
從封禪書
倣來。

也。蒞音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蒞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

髮佗一作被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

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

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

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

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

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

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

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

唐順之曰。吐文以韻勝。開唐宋百家小説之風。

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

楊慎曰此篇凡用昔者皆訓夜也以上文視月觀斗言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者當因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按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

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

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静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遺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

吴弘基曰慈母之變不待三言矣

告寡人寡人若不遺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柰何勿遺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

罰必來此無他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

鄧以讃曰体氣質與紀似子畫

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姦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辯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辯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通而

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

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

者賊也人主聽諫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諫臣有衆桀有諫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諫于傍國危於累卵皆曰

鍾惺曰此段文更古韻

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按此事妄言)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

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象郎象牙）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軨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

陳仁錫曰衛平若執此物然之道理亦是儘通

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

時先百鬼嘗諫者戮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

水行之候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郵福重寶聞於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

吳弘基曰玄奧奇錯亦易林選句

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剝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禹名爲

歸有光曰此段奇恣瀾大似屈原天問

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掾又柰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蝟能制虎騰蛇之神而殆于即且行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

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

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龜也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四月首仰 索隱曰音魚兩反謂兆首仰起 足開 肣開 索隱曰音琴肣謂兆足斂也 首俛大 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 徼音叫謂徼統不明也 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釁之常以日旦祓龜 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 先以

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一作視○祖法也言以為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一作十一○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焍黄（粱米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音竈也）灼鑽（造謂燒剝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音策）（○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其身良其欲求其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内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内外自隨可得占

箋云徐廣曰黃帝之兆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左傳曰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繇法度許慎曰象郎象牙郎○索隱曰殺周太子歷其言近妄○徐廣曰

天子之居名曰宣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逄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畧有逄門射法○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友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龍屬蝍蛆似蝗大腹食蛇腦正義曰卯吳公也

楊慎曰、宋元王殺龜事、連數衍義三千言、皆用韵語、又不似褚先筆、必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家、不可廢也。

陳仁錫曰、褚先生補宋元王事、有言外意、盖為世人專考吉凶于卜筮、不知吉凶悔吝在人、而不在龜筮也。雖靈如神龜、能托夢于君、而不知已之鑽是吉凶。龜且不自知、而能知人之吉凶乎。褚生深知聖人作易神道設教之旨、故立傳以警世。

終

